

◎ 名家經典 懷舊散文選

◎ 臺南 長人編

○四川文藝出版社





名家經典 懷舊散文選

◎ 臺南 長人編

◎ 四川文藝出版社

1995 · 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吴 鸿

封面设计:任兆祥

版面设计:李 军

书 名 名家经典怀旧散文选(平)

定 价:14.60 元

编 者 台南 长人

ISBN7—5411—1197—X/I·1117

1994 年 7 月

第一版

1995 年 7 月第三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

1/32

印数 55,501—75,500 册

印张 15

插页 4

字数 476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东风装璜印刷厂印刷

“为谁风露立中宵？”

——代序

张叹凤

我的怀旧情绪总是很重的，读诗，读文，但凡那一往情深、历历来往的佳什名篇，总会赚出我的眼泪来，尽管是在这么一隅陋室的小书桌上小啜一会儿，但天知道，我的眼前心头，浮现出了多少人间可值依偎的良辰美景、赏心乐事或至衷心旧梦。

“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？”类似“两当轩”这类名句，她总是水晶珠玉一般叩击着我的心扉。她使我们想到那如花韶年，那总不安分的纯情痴动。在月光皎洁、竹影婆娑微有些清寒的夜晚，我也曾痴立于川大学生四舍外，为六合日光灯照赛水晶宫似其间一个女孩子的蕙影悬拟与神往。

她坐在长条书桌跟前，呼吸如兰，眸中清辉，口角莞尔，读诵着一本泰戈尔或艾青。她或许永远不知道，在众多男生当中，那一个态度冷漠、相貌灰暗的家伙，是星辰下为她“发烧”和祝祷得最多的一个痴人。

笑里春风绵样手，那些荡舟锦江、放逐凤凰山的青春日子呵……

人类之所以怀旧，便是留恋生命中那些最盛华最神秘亦尔最本质的气息，“踏雪鸿踪，留做指爪”，即使伤心史、苦难史，相关人情，也总令人不忘。吾国吾民，原系世界民族中最富悠久历史的国民，故而如美国斯蒂芬·欧文在他那本探讨中国文学的名著《追忆》中，就认为中国文学“到处都可以看到同往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渗透了对不朽的期望。”他援引一句

中国古语概括，即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”欧文的感觉可说是很敏切的，中国文学相对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追忆的文学。实际上任何国家文学都有怀旧的主题，不过，只因我们历史的积淀太丰富太遥远，如我们写一首旧情小诗，本来不过几十年时光的倒流，然而笔下稍有放纵，简直就回溯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情史，从曹雪芹迈过到李商隐到曹植、屈原，更而到了《诗经》中已被淹没掉了姓名的《关雎》的作者。我的小孩仅几岁，她也随附着电视插曲唱道——

昨日像那东流水，你我冤情不可留，今日之我心多烦忧……

哇，这是多么老成持重的文化啊！我又闻西谚：“怀旧是一种懒惰的心理，因为畏怕和不肯去开拓未来。”这也是有道理的，新大陆的民族或年轻气盛的人，他们往往奔忙于明日，是不屑或无暇于留连旧梦，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和我这种未老先衰的代表，正应该增加一些儿这种气质，使之有些意气风发起来。

然而正如歌云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，如水流年之舟是挡也挡不住的，人有感情，总会追怀，有一点儿业余时间，让我们来重温旧梦，也未尝不如跑马赛狗有意义吧。怀旧故而也可谓是一种“人权”。

我自己的废话少说吧，正经论到这本怀旧经典书，那一个川大学生宿舍的黄面少年现在已变做一个黄面中年，且滥竽教席，对着两位居学生宿舍但绝不黄面而红光满面的学子，即台南君和长人君，他们应出版社约所编的这本非常有意思的书，我前后作了些启示和推荐，他二人文章都选得真好，可以概括现代海内外华文名家该方面的杰作，我建议他们纯俗不摒、吟域不捐，唯佳什是选，故而读者不仅可以见到纯文学名家精品，以至金庸、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家的散文珍品也选列其中了，甚至包括所谓“鸳鸯蝴蝶派”的大手笔包天笑、张恨水、周瘦鹃，文章是绝妙的文章，不啻锦上添花。排目一应以姓氏笔划为序。这种编法可能不会见容于大学研究院中严格划分流派的权威，但书编出来是给有感情有文心的广大读者看的，岂计那些抱残守缺、食古不化的学问“大师”呢！短文皆精绝，略长些的，如陈香梅、蒋碧薇等几位的，是选自她们的专述长篇，虽是裁锦一角、摘花一枝，却也见锦绣灿烂、心香动人呢！

好文章这么多，读起来就不想放下，甚至书放下了心却不能放下，而台南和长人同学又逼我作序，这就勾动了我的怀旧癖，令我中了一枝“伤心小箭”。哎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，还是不说也罢。攀枝花

市有个中学生小朋友读了我的唐诗宋词点评，题副对联寄我——“叹凤一去不复返，恨水千载空悠悠”。我可不愿步张恨水的后尘，小朋友，“叹凤一去不复返”，从今以后，我要加入到你们奔向明天的行列中来了。

请接受我一个少年先锋队的敬礼吧！

1994年5月13日

目 录

张叹凤 “为谁风露立中宵”(代序).....	(1)
丁 宁 愧 疚.....	(1)
(台湾)三毛 惊梦三十年.....	(6)
巴 金 我的老家.....	(9)
丰子恺 怀李叔同先生	(14)
邓云乡 小金鱼	(20)
公 木 我的童年	(23)
王了一 手 杖	(30)
(美国)王尚勤 访 客	(32)
(台湾)台静农 辅仁旧事	(35)
(香港)包天笑 烟篷的故事	(40)
(香港)叶灵凤 重读之书	(46)
(台湾)艾 雯 绿水三千	(48)
(台湾)司马中原 古老的故事	(52)
艾 青 忆白石老人	(55)
冯亦代 阿 姊	(61)
田 汉 不堪回首的那一夜	(68)
朱自清 冬 天	(73)
冰 心 我的三个弟弟	(75)
吴伯箫 山 屋	(82)
刘大杰 成都的春天	(86)

孙 犁 芸斋梦余	(88)
老 舍 想北平	(91)
(台湾)庄 因 春 愁	(94)
(台湾)李 昂 曾经有过	(97)
(台湾)李 敖 红玫瑰	(101)
李广田 回 声	(104)
李文俊 君甸师的“麻栗子”	(108)
李金发 在玄武湖畔	(110)
何 为 佳茗似佳人	(114)
杨 绛 吾先生	(117)
(台湾)杨 牧 水井和马灯	(119)
(台湾)罗 兰 天津夜,好风似水	(122)
沈从文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	(129)
陆小曼 哭 摩	(134)
(台湾)苏雪林 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	(139)
汪曾祺 故乡的食物	(145)
(台湾)杏林子 日落之那边	(156)
陈从周 烟花过了上扬州	(162)
(台湾)陈纪滢 除夕之忆	(165)
(美国)陈香梅 惆怅旧欢	(167)
(台湾)余光中 思台北,念台北	(172)
周作人 娱 园	(177)
周汝昌 黄氏三姊妹	(180)
周瘦鹃 一生低首紫罗兰	(183)
(台湾)林语堂 童 年	(186)
(台湾)林海音 捞鱼的日子	(192)
林 非 记忆中的小河	(194)
(新加坡)郑子瑜 与武者小路实笃先生一夕谈	(198)
郑逸梅 百岁开二忆童年	(202)
郑振铎 售书记	(205)
(台湾)张 过 昨夜,慈母又入梦	(208)
(美国)张爱玲 忘不了的画	(210)

张根水 一节流浪小史	(215)
(美国)张充和 三姐夫沈二哥	(217)
张中行 大酒缸	(222)
张 洁 拣麦穗	(224)
(台湾)张晓风 地毯的那一端	(228)
宗 璞 哭小弟	(234)
(香港)侣 伦 向水屋追怀	(239)
(香港)金 庸 《连城诀》后记	(242)
金克木 维也纳钢琴学生	(245)
郁达夫 水样的春愁	(250)
庐 隐 异国秋思	(255)
废 名 初恋	(258)
(美国)映 芝 回忆黄金时代二三事	(262)
(瑞士)赵淑侠 归乡的喜悦	(269)
(美国)柳无忌 古稀人话青少年	(276)
俞平伯 打橘子	(284)
胡 适 九年的家乡教育	(288)
(台湾)胡品清 我藏书的小楼	(300)
郭沫若 我的五嫂	(303)
(台湾)钟晓阳 惜笛人语	(307)
(台湾)洛 夫 一朵午荷	(311)
(台湾)侯德健 吾土 吾民 吾歌	(315)
柯 灵 回看血泪相和流	(319)
姜德明 课堂上的“爱情”	(327)
钱钟书 窗	(331)
(美国)钱歌川 故园东望路漫漫	(334)
徐志摩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	(337)
徐铸成 六十年前的江南一小城	(342)
(台湾)席慕蓉 旧日的故事	(348)
聂绀弩 在西安	(355)
流沙河 弱肉强食	(360)
(香港)梁羽生 除夕讲童话	(363)

(台湾)梁实秋 “疲马恋旧秣,羁禽思故栖”	(365)
梁遇春 春 雨	(371)
(台湾)梁仰平 故都忆往	(374)
(台湾)梁文蔷 长相思	(381)
徐城北 玉玲珑 陈从周	(394)
黄苗子 豆 腐	(399)
黄 裳 天津在回忆里	(402)
黄永玉 乡梦不曾休	(405)
(香港)黄维梁 车喧斋	(407)
(香港)曹聚仁 吴依软语说苏州	(412)
章衣萍 第一个恋人	(416)
(美国)傅孝先 路	(424)
鲁 迅 五猖会	(427)
(美国)谢冰莹 小桥流水人家	(430)
(台湾)蒋碧薇 我与悲鸿	(432)
(美国)董鼎山 屋顶小楼	(447)
(香港)董 桥 父亲加女儿等于回忆	(450)
(台湾)琦 君 下雨天,真好	(452)
(台湾)韩菁清 我现在唯一的安慰就是默念你	(457)
韩少华 忆厂甸儿	(461)
端木蕻良 我和紫禁城的一段姻缘	(464)
臧克家 炉 火	(467)
(香港)燕 青 初见古龙	(469)

愧

疚

丁

宁

小时候，一个教私塾的老头儿，常指点我学点古诗文。因为他和我家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，便成了我的义务老师。这老头儿极少笑容，总是绷着脸，对我极严。他读诗文，拖腔拉调，抑扬顿挫。每教我一篇，必得也要我也学着他那音调背下来。我自是不愿意，但违抗不了我母亲。她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家庭妇女，可就是崇拜读书识字，对那些信奉孔孟的老夫子们，更是五体投地。千叮咛，万嘱咐，要那老头儿教我熟读诗书。自然，“束脩”是免不了的，逢年过节，一定给那老头儿送几瓶好酒和几包点心。

老头儿除教我背唐诗，还教一点古文。先秦的历史散文，诸子散文，及以后历代的名家之作，都教我一点。我大半不懂，也不想懂。可是，渐渐对一些抒情的文章，感到了兴味儿。我背陶潜的《归去来兮辞》、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、向子期的《思旧赋》，甚至李清照的《金石录后序》，也模仿着老头儿，拖腔拉调，抑扬顿挫。

夏夜，我和母亲坐在我们的小院里乘凉，小院铺的是光滑的青石头，三角形的，四方形的，凉爽爽地。我母亲爱花，院子角角落落，都种着花草；盆盆罐罐，也栽着各种各样的花。大红的月季和白色的蔷薇，已越过墙头爬上了屋顶，梔子花，甜香甜香，确是“浓而不烈、清而不淡”。我和母亲都坐在用洁白的玉米皮编成的圆圆的“蒲团”上，肥胖的猫咪咪，也独占一席，舒坦坦地偎依着我们，时而把头枕在我母亲腿上，时而用前爪轻轻抚弄我的衣角。这时，小院异常安静，只是有点寂寞，有时，月亮

忽然隐去，阵风吹过墙角一棵椿树的叶子，簌簌作响，我就有点害怕。只有讨厌的蚊子，发狂地飞来舞去，瞅空狠狠叮你一口。母亲拿着芭蕉扇，不停地驱赶着，还不时地拍打在我头上。

“牛郎织女快团圆了。”母亲看着天空的星星，总不厌其烦地讲着我已听过几十遍的故事。我仰着头，久久地看那横在牛郎和织女之间渺渺茫茫的天河，心想，那么大的河，要是从天上一下子翻到地上，岂不把全世界的人都淹死！也许有一天它会干枯，那时牛郎和织女就可以永远团圆了。母亲讲完了故事，照例说：“该背书了，我不说，你是不背的。”于是我便打着哈欠，无精打采地背诵。至今，我还觉得奇怪，我背那些古文，母亲听不懂，却总是爱听。等我打起精神，背得带点感情的时候，她那摇动的芭蕉扇，也仿佛有节奏地打着拍子，连那猫咪咪也伴和着，温柔地咕噜咕噜念着经。

“春草碧色，春水绿波。送君南浦，伤如之何……”有一次，我背江淹的《别赋》，母亲忽然打断我说：“‘春草’、‘春水’和‘绿波’，我听得懂了。”接着问我文章里说的是什么，我对她讲了，不想，这一讲，她伤心起来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：“这文章也做到别人心里了。亲近的人出远门，谁不难受！就说我和你爹，早先，他到高丽国去，家中只留下我一个人——你哥和你，那时还不知在哪儿刮旋风呢——，你爹每次来家，只过个年，一开春就上路，他前脚走，我后脚端起洗衣盆追，一直追到春草刚发芽的东河边，看着他过大桥；那桥下面哗哗流的水，不就是‘春水’和‘绿波’吗？唉，男子汉到底心硬，就像那大桥下的水，连头也不回，我可忍不住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直往河里滚。哪一年不是如此呢！”

我爹是一个很有手艺的石匠，年轻时就漂泊海外，后来和家乡人一起，到朝鲜的汉城，在华人开的作坊里做活儿，一气四十多个年头。母亲叙说着她年轻时和爹别离的情景，也使我很难过，以致后来每读《别赋》，就暗自心酸落泪。

还有一次，我读韩愈的《祭十二郎文》，读着读着，流下眼泪，被母亲瞧见了，一定问我读的什么那样伤心，我对她说了文章的意思，还逐句地作了讲解，结果又引起她的伤感。她说，这文章使她触及到早年死去的舅舅。我母亲只有一个弟弟，两三岁外祖父就去世了，后来长到十七八，因家贫，外祖母把他送到省城当学徒，不料，三年学徒期限未滿，就暴病死在外面，外祖母连尸骨也不曾看到。母亲说：“看人家一个作叔叔的，还

把侄儿写在文章里，叫千百人都哭，可是你那舅舅，你姥姥去世了，只有我在心里记着他，要是我死了，还有谁知道世上有那么个人呢！”从此，每风晨雨夕，我读那“千古绝调”，眼前总浮动着重母亲的眼泪。

小学将毕业，在城市读书的邻家哥哥和我的友伴，给我寄来新书，一本一本，从书的式样到书的内容，全是新的，我简直高兴得发狂。深夜，一盏小油灯放在窗台上，玻璃瓶里的油，慢慢减少，灯芯儿也结成一朵黑花，母亲在隔壁房间迷迷糊糊地呵斥：“天什么时候了，还熬油啊！你爹的血汗能供得起吗！”我赶紧用小手巾把灯光罩住，揉揉眼睛，直到那一小灯油点完为止。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，冲破了我童年单调寂寞的世界，使我看到了“清极秀极”的江南，“蓝极绿极”的大洋和异国的“白极淡极”的湖水。我看着书上印的作者年轻秀丽的相片，崇拜极了，有好几次，想写信给她表示我的感激，但寄往哪里去呢？怎能想到，几十年以后，我认识了冰心，她老了，但每次看到她，脑子里同时又出现一个年轻秀丽的冰心。更难以想象的是，1967年的动乱中，我和文学界的这位老前辈，竟软禁在一间小屋，那小屋冷冷清清，摆着两张床，她的手表被人没收了，只带来一个小马蹄钟，滴嗒滴嗒，日夜陪着我们。我们一起默默地煮挂面，闷闷地喝茶，淡淡地谈着天气，我的心，像堵上了一块石头，一直没有对她倾诉多年以来我对她的感激之情！

还是回到童年时代吧。一个秋夜，我和母亲又坐在小院里，微风吹来，有些凉意。只听墙边花丛有蟋蟀鸣唱。母亲说：“你听，它是在唱‘洗洗浆浆，孩儿抱炕上’。”我侧耳细听，果然听得出来。天冷了，小虫们，一家大小，要寻找暖和的地方过冬了。当夏季到来，它们唱的是“拆拆洗洗，孩儿抱地席”。母亲说，蟋蟀这小东西，也是有灵性的，唱起歌来也很动人心。接着，她问我，为什么好久不背书了？我告诉她，我现在读的是新书，不用背。她似乎很诧异，问我手中拿的什么书，我说，是一个叫朱自清的人写的。母亲要我念一段给她听，我只好照办。在蟋蟀的催促下，我们进了房间，坐在温暖的炕上。母亲高兴地点上小油灯，我便逐字逐句地朗读《背影》。这篇作品，是学校老师刚给我们讲过的。还没念完一段，母亲便欣喜地说：“这书好懂。”当我念到那位父亲为远去的儿子买桔子，蹒跚地穿过铁道，又爬上月台，儿子瞧着他的背影流眼泪的时候，我母亲竟也哭了。我念完了，她还久久不平静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这书写得太真切了，就像你爹去高丽国，每次我看着他跨过东河大桥，他只留给我

一个背影，我这一辈子看了他多少背影！可现在，一连三年没见他的背影了！”

那时，我爹在朝鲜手头拮据，为了把路费节省下来，给家多捎几个钱，已经三年不回家了。所以母亲谈及，格外伤心。母亲的眼泪，使我也想起爹的背影，并且在以后的多年，不断忆起那个背影：一个中等个儿，头戴褐色毡帽，身穿深灰色的粗布夹袍，上罩着线呢马褂，肩上背着一个土色帆布旧钱褡子，出了家门，脚步匆匆，只见褡子的一头在他背上鼓鼓囊囊，那里面装着煮熟的鸡蛋、甜饼，还有母亲亲手给他做的纳底鞋。

自我四五岁的时候，爹每次离家，我都一路小跑，追在他的身后，一直过了东河大桥，喊着：“爹！过年你可回来呀！”爹仍然头也不回，大声回答：“回！你赶快回家吧！”那背影，那土色的钱褡子，一直变得很小很小，然后看不见了，我才扭转头哭着回家。

爹的这个背影，长久不变，直到他接近六十岁的时候，我仍然追着他过大桥，不过那时，那背影已不是那么挺直和硬朗，脚步也蹒跚起来了。唉，那是多么悲凉的背影！当我懂得一点人生以后，我常想，有谁能够把我爹的背影写出来啊！

没有料到，后来我自己踏上了文学工作之路。自然，我常常想到我爹的背影，他已经去世了，我却一直没有找到一支顺手的笔。于是自怨自艾，觉得对不起我爹，他用血汗养育了我，可我报答了他什么？我更对不起从很早就对我抱着期望的可怜的母亲啊！

再以后，在革命的路上，越走越远，生活、阅历也渐渐多起来，爹的背影似乎变得模糊了，而代之的是许许多多新的壮丽的背影，有昂首阔步、奔向战场的背影，有视死如归、牺牲在敌人枪弹下的背影。还有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瘦弱弯曲的背影，健壮高大的背影……我自问：为什么不去歌颂他们、表现他们呢？原来我已习惯屈服于烦琐的事务之中，而又以工作繁忙宽恕自己。但最终我明白了一点，我最缺乏的是勇气。

十年动乱之中，我在黄河之滨，日夜怀念故人，他们那明亮的心，明亮的背影，常常照见在梦中。千里碱滩上的凄风苦雨，又送来九泉之下屈死的同志的叹息声，他们呼唤着我的良心，我也只有声声叹息，叹罢“低眉无写处”啊！

人民的春天终于到了！春天，万物复苏，我心中长眠着的情思，丝丝缕缕，也复苏了。我感叹着逝去的时光，“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

追”，我匆匆捡起一支旧笔，虽然蘸着自己的眼泪，竟没有描好我心目中的“背影”。几十年心头上的重负，并未稍减，一颗负疚的心，也未曾得到些微的宽释。什么时候能找到一支得心应手的笔呢？

1980年11月底

惊梦三十年

——记白先勇

(台湾) 三毛

那天，我坐在一个铁灰桌子前看稿，四周全是人，电话不停的闹，冷气不够让人冻清醒，头顶上是一盏盏日光灯，一切如梦。

电话响了，有人在接，听见对方的名字，我将手伸过去，等着双方讲话告一段落时，便接过了话筒。

“是谁？”那边问我。

今生没有与他说过几句话，自是不识我的声音。

“小时候，你的家，就在我家的转角，小学一年级的我，已经知道了你。”我说。那边又要问。我仍霸住电话，慢慢的讲下去：“有一回，你们的老家人，站在我们的竹篱笆外面，呆看着满树盛开的芙蓉花。后来，他隔着门，要求进来砍一些枝丫分去插枝，说是老太爷会喜欢这些花。”

“后来，两家的芙蓉开谢了好多年，我们仍不说话。”

“白先勇……”我大喊起他的名字。

这里不是松江路，也不是当年我们生长的地方。在惨白的日光灯下，过去的洪荒，只不过化为一声呼唤。

小时候，白家的孩子，是我悄悄注意的几个邻居，他们家人多，进进出出，热闹非凡。而我，只觉得，我们的距离长到一个小孩子孱弱的脚步，走不到那扇门口。

十年过去了，我们慢慢的长大。当时的建国北路，没有拓宽，长春路的漫漫荒草，对一个自闭的少年而言，已是天涯海角，再远便不能了。

就是那个年纪，我念到了《玉卿嫂》。

黄昏，是我今生里最爱的时刻，饭后的夏日，便只是在家的附近散步，那儿往往不见人迹，这使我的心，比较安然。

那时候，在这片衰草斜阳的寂静里，总有另一个人，偶尔从远远的地方悠然的晃过来，那必是白先勇。又写了《谪仙记》的他。

我怕他，怕一个自小便眼熟的人。看见这人迎面来了，一转身，跑几步，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。不然，根本是拔脚便逃，绕了一个大圈子，跑回家去。

散步的人，不只是白先勇，也有我最爱的二堂哥懋良，他学的是作曲，也常在那片荒地上闲闲的走。堂哥和我，是谁也不约谁的，偶尔遇见了，就笑笑。

过不久，恩师顾福生将我的文章转到白先勇那儿去，平平淡淡的交给了他，说是：“有一个怪怪的学生，在跟我学书，你看看她的文字。”这经过，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对我说的。

我的文章，上了《现代文学》。

对别人，这是一件小事，对当年的我，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著写作的那颗种子。

刊了文章，并没有去认白先勇，那时候，比邻却天涯，我不敢自动找他说话，告诉他，写那篇《惑》的人，就是黄昏里的我。

恩师离开台湾的时候，我去送，因为情怯，去时顾福生老师已经走了，留下的白先勇，终于面对面的打了一个招呼。正是最艰难的那一霎，他来了。

再来就是跳舞了，现代文学的那批作家们说要开舞会，又加了一群画家们。白先勇特别跑到我们家来叫我参加。又因心里实在是太怕了，鼓足勇气进去的时候，已近曲终人散，不知有谁在嚷：“跳舞不好玩，我们来打桥牌吧！”

我默立在一角，心里很慌张，不知所措。

那群好朋友们便围起来各成几组去分牌，叫的全是英文，也听不懂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便回家去了。

那一别，各自天涯，没有再见面。

跟白先勇讲完电话的第二天，终于又碰到了。要再看到他，使我心里慌张，恨不能从此不要见面，只在书本上彼此知道就好。一个这么内向的人，别人总当我是说说而已。